

毛文风 著

死亡形而上学本体论导引

上帝死了
我就是上帝
我若死了
死亡就是上帝
我不可不死
死亡不可不是上帝



(苏)新登字第 001 号

书 名 死亡形而上学本体论导引
著 作 者 毛文凤
责任编辑 陈中南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印 刷 者 南京市长青印刷制版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
印 数 1—1500 册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1995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1466—1/B·31
定 价 16.8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绪论 死亡形而上学本体论意向

第一章 真善美的本体论证明

69 第一节 在死亡的天平上……

85 第二节 天国在死亡的终极守护中

112 第三节 璀璨在临终之眼的本体美

第二章 人类实践意志的本体论关切

136 第一节 塞壬的歌声

176 第二节 客西马尼花园里的微笑

208 第三节 死亡祭坛上的原罪神话

230 第四节 趋向死亡的存在

第三章 重返伊甸园的灵魂本体论走向

272 第一节 渴望死亡

304 第二节 吹向死亡最底层的风

331 第三节 返归死亡家园的最后一个客栈

365 第四节 我将在希望中死去……

永恒的期待 走出死亡非理性沼泽

跋 死亡就是上帝

132/202.11

緒 論

形而上學的死亡本體論意向

○“到了一個地方，名叫髑髏地，就在那里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又釘了兩個犯人，一個在左邊，一個在右邊。當下耶穌說，父阿，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兵丁就拈鬮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觀看。官府也嗤笑他說，他救了別人，他若是基督、上帝所揀選的，可以救自己罷。兵丁也戲弄他，上前拿醋給他喝，說，你若是猶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罷。在耶穌以上有一個牌子寫着，這是猶太人的王。那同釘的兩個犯人，有譏誚他說，你不是基督么？可以救自己和我們罷。那一個就應聲責備他說，你既是一樣受刑的，還不怕上帝么，我們是應該的，因我們所受的，與我們所作的相稱。但這個沒有做過一件不好的事。就說，耶穌阿，你得國降臨的時候，求你記念我。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里了。那時約有午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申初，日頭變黑了，殿里的幔子從當中裂為兩半。耶穌大聲喊着說，父阿，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里。說了這話，氣就斷了。”

——《新約全書》

叔本华在他那散发出浓浓的阴悒涅槃气息的《死亡论》篇首开宗明义地说：死亡是给予哲学灵感的守护神和它的美神，苏格拉底所以说哲学的定义是“死亡的准备”即是为此，诚然若没有死亡的问题，恐怕哲学也就不成其为哲学了。如果这一论断就作为考察人的生存和存在状态的生命哲学来说蕴蓄了某种不容讳言无法逃避的正当而且真实的话，那么，“死亡是什么”而非“什么是死亡”的本体论命题就很难不受诗人哲学家们青睐，成为人类所关注和提心吊胆的生命价值和世界意义的极限。

在生理学意义上和社会学视域里，机体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的终结，心跳和脉跳的停止和消失，血液和躯体的凝固和冰冷，整个中枢神经系统所发生的不可逆转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奉献给死者的哭泣、叹息、花圈、灵柩、墓碑、十字架和祭文、祭图，甚至安魂祈祷……等等，无疑都表征了人的生命在此岸世界的毁灭和丧失，无疑都给“什么是死亡”提供了一个又一个根据合理的实证性的逻辑答案，人们对死亡（尤其是囿于尘世事务的偶然脱节和顺应生命走向的必然退场而引发的死亡）的日常询问和感知往往也拘泥于此。但是，正如对“什么是人”的描述并不能对“人是什么”这一命题作出科学理想的注释一样，对“什么是死亡”那表象的简单罗列当然也丝毫无助于诗人哲学家们对“死亡是什么”这一永远无法猜透的司芬克斯之谜的本体论理解和意向追寻。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世界历史理性已经对“什么是死亡”作了清醒的限定和特指之后，哲学和文学艺术的智慧依旧专注“死亡是什么”的本体论质咨，对死亡情有独钟的现象非但没有因无数生灵为此捐尽过多的鲜血和眼泪而在感激涕零之后自

动让位,相反却在绝对价值的逐渐沦失和神圣信念的日趋逝弃的世界性潮流里愈演愈烈,成为人类克服心灵的黑暗状态向虚无的世界强行索取意义和渴望返回伊甸之园的捷径和手段,于对死亡的临深履薄中体验死亡本体那“泪乎吾生何飘零,支离委绝同死灰”的临界乳光。因而,“死亡是什么”不再是依据生命的纵欲原则所源引的恐惧、避讳和遗忘,而是因对生命意义的完全绝望和对从黑暗的此岸世界返归明朗的彼岸价值怀抱的彻底无望后,于一个没有希望依恃的危险边缘掷向苍穹和地狱的最后一颗天问砝码,被上帝玩腻了的骰子在无数被赶到同一个终点的饥渴的眼睛里滚动翻转,牵动着一颗颗呻吟在恐怖和冷酷之中的痛苦的灵魂和绝望的心。

人类生命的签从摇动的筒里无情地滑落,未来的厄运捣碎历史的韶年和生命的悬念,死亡和夜的缀音震破了昼与夜里新生婴儿的耳膜,掩盖了夹杂在黎明中的哀号和惨淡的哭声。有限的人存在于死亡神秘的打量和缠恋里,战战兢兢地在他们瘦弱单薄的胸前划着十字架,向哲学和文学艺术发出求援的呼吁……

是拯救人类的时候了。一代又一代的诗人哲学家们无奈地从古利奈人西门那里接过这沉重的十字架,摇摇晃晃地跟随在耶稣的身后走向髑髅地……

苏格拉底和西塞罗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哲学不是别的只是准备死的,只是学习死的。因为哲学的智慧对死亡的潜究和沉思往往把人类的灵魂引到人类躯体之外,使它离开人类的肉体作无限的沿伸,其绵延轨迹的测绘对于诗人哲学家而言实在无异

于练习死亡或类死亡之后拚着全部顽强清醒的意志判断力写下的遗嘱。

在诗人哲学家那里,死亡不仅仅是人类旅程的终点,不仅仅是把我们渡到永久的冥间的死船,诗哲们把死亡作为哲学智慧莅临的必然性目标,当然也不仅仅意味着对毋有扬弃的单纯否定性循环的痛苦与悲哀,而是更多的让诗哲们以一种近乎神经质的执着徘徊于“死亡的真相”、“死后的灵魂”、“人应该如何面对死亡”、“探求生死智慧与解脱之道”、“死亡与人存在的终极意义和历史价值”、“人类的得救与末日审判”、“to be or not to be”等本体论的困惑,一把把伤痕累累的六弦琴暗哑在死亡本体永恒神秘的主题里,从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的角度拉开笼罩在人类生存舞台的帷幕,显示死亡轻捷的足音所踏成的超自然隐迷的谲诡性(paradox)。

蒙田说得很好,如果我是作家,我会将种种的死记录成册,并且加以评语,从教人怎样的死里教人怎样的生。因为,我们生的时候便开始我们的死亡攒程,最先的一刻早把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刻安排,你活着的每一天都从死亡那里盗取生命,你消耗生命逃避死亡。其实,生命无间歇的工作便是营造死,生和死任凭你怎样哀悼恸哭都不会分开,它们原本就是一体的。

这,就是形而上学死亡本体的最初意向。正如狄德罗在《宿命论者杰克》(“Jac ques le fata liste”)一书中,有一节常为人所疏忽的文字:“一座广大的城堡入口处写着:我不属于任何人,而属于全世界,你进入这里之前,在这里之际,离开此地之后,都在我的怀抱之中。”

○死亡的本体论意义

人类从小就被欲望宠爱坏了，它们到处枯竭生命寻欢作乐，徒然浪费着时光去追求那些感官企慕的需要，就如同躺在伊克希翁的风火轮上，如同水深齐肩而又永远喝不到一滴的坦达努斯，如同永远以姪娜伊德的穿底桶在汲水，一俟死亡骤然降临，在来不及整理空荡荡的行囊间便仓促于浑浑噩噩的收场，让生命返回到原始的黑暗和远古的河流中。

囿于此，叔本华在生存意志于无意义和虚无的世界中欲火中烧而又四处碰壁的现实时空前，把生命的本质烙上死亡的悲歌和挽联，“若是有人能与天地同寿得以一眼观察到人类的全盘经过，他将可看到，出生和死亡只是一种不间断地摆动。”人类的生存只不过是漫无涯际的历史之一刹那的间奏而已，万物也只是一瞬间的逗留，便又匆匆走向死亡。人生对生命和死亡的逡巡既是上帝所赋予人类的最神圣的权利和最大的自由，使人类在这世界的怪诞荒唐前可以自由地享有在适当的时机了结生命的特权，从中领悟到神所不能的悲哀和狂喜。同时又是上帝对于人类尽情褻渎的惩罚和肆意纵欲的限制，使人类于慰藉中感受到惊异和失落，于欣欣然中品评到难以遣散的痛苦和恐惧。

把人生类归到不能终朝的蜉蝣，把生命的必然消失委之于极琐碎的偶然，这并非诗人哲学家们的无病呻吟，相反却是深刻而理智地触摸到人类苍白的辛勤忙碌和游戏消遣的背影后面沉

重而冷峻的空虚无聊的底色,是在一个没有象征意义和超越仅依靠外在秩序而生活的世界里对恋着于贪欲、颓丧、冷漠、晦暗、混乱、单调乏味的重复生存敲响的世纪式警钟。正如埃及人在盛宴时常常把一幅死亡的大像陈列于座众前并喊道:“饮酒和欢乐吧,因为你死时就是这样。”并非是要使就餐者引起恐慌而弃席而去一样,对人生短促的先事绸缪,对死亡的偶然、未知、神秘而不可确定等存在特性的预演排练,也并非要把死亡的恐惧和残酷强行贴上人类理性的额头,使人类陷入混乱、颠倒、无序荒芜的死亡世界中忍受死亡的刻意凌辱和漫不经心的捉弄欺骗,盲目被动地于一片寒蝉悲鸣中等待死亡的到来,而只是要把必然来临的死亡的偶然而至、死亡不可知性所引起的惊异惶恐、怀疑否定、被抛弃已久的死亡危机意识灌注到沉溺于世界的冥顽和暧昧的生命价值中的柔弱麻木的心灵空间,使人们从忙忙碌碌中抬起头,发现其自身的黑暗,在死亡悄悄逼近的喘息中重新过问已经支离破碎的信仰和被荒诞切割着的神性法则体系,在有限的个体时空里留意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真实,审慎反省冠之以理想、希望等字眼的“合理性现实”的虚假和伪劣,暗自思忖,“我是什么,我忘了什么,我应当做什么”的永恒话题,使人类产生对空虚毫无所爱的凝视时的失落感和危机感。从而以永恒的信仰和绝对价值把自己从肉体过度的感情欲求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人们真正感到有家可归,感到神性的依靠和根基,在现实的废墟上确立世界意义的福祉,修树起历史浩劫中蒙难的意义和价值关怀的殿堂,剥开日常经验之上的各种历史性概念的堆积,透过历史和语言的外壳,以内在生命的深层冲动,指向存在的本质

和永恒的真实,于虚无颓丧、遗忘懈怠中诞生。帕斯卡尔是在一次奇迹般地幸免罹难后皈依上帝的,突然降临的死亡意识使他陷入一种燃烧、彻底地心醉痴迷状态。在那个被称为“火之夜”的晚上,帕斯卡尔独自在卧室阅读圣经中耶稣在被捕就刑前的一段祈祷,感受着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时死亡的神秘足音,无限时空那对死亡逼近时的沉默使他莫名其妙地颤动和怖栗。在死亡面前人类存在的渺小性、偶然性、荒诞性、不可把握性,也刺激着他对生命作全新的思考。“正如我不知道从何处来,我同样地也不知道我往何处去;我仅仅知道在离开这个世界时,我就要永远地或者归于乌有,或者是落到一位愤怒的上帝手中,而并不知道这两种状况哪一种应该是我永恒的应分。这就是我的情形,它充满了脆弱和不确定。”人面对死亡的惶恐、悲哀、不可知性和局限性把人类从业已漂零、腐朽、杂草丛生的废墟上带进一个孤独无依、空虚失落的荒原让生命在死亡的荒原中哭泣哀告,在旷野中孤独地穿行,寻找上帝伸出的援手,致力于追求只有上帝才能达到的无限和不朽,使得救的梦幻免遭死亡阴影的吞噬。帕斯卡尔在回忆他皈依上帝之路时说,死亡的神秘不可知和绝然毁灭性使我看到人类的盲目和可悲,仰望着全宇宙的沉默,人类被遗弃给自己一个人而没有任何光明,就像是迷失在宇宙的一角,而不知道是谁把他安置在这里的,他是来做什么的,死后他又会变成什么,他也不可能有任何知识;这时候我就陷于恐怖,有如一个人在沉睡之中被人带到一座荒凉可怕的小岛上而醒来后却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办法可以离开一样。因此之故,我惊讶任何人们在这种悲惨的境遇里竟没有沦于绝望。我看

到我周围就有一些类似性质的人，我问他们是不是比我懂得更多，他们告诉我说不是，因此之故，这些可怜的迷途者就环顾自己的左右，看到了某些开心的目标，就要委身沉醉于其中。就我而言，我却无法沉醉于其中，并且考虑到还更有多少迹象都在说明，除了我所看到的之外还有着另外的东西，于是我就探索是不是这位上帝全然不曾留下他自己的某些标志。

人类在死亡的灭绝性摧毁面前涌现的惊讶、恐惧和对死亡不可知的神秘及偶然纷纭踏查所产生的无能为力的悲哀无疑激发了帕斯卡尔从日常生活的纷扰忙碌和有限卑萎、日趋崩溃的世俗信仰的窒息中毅然走出，仰望浩渺星空，环视苍茫宇宙，寻找无限永恒的上帝逝去的足迹，在悲惨荒诞的世界中给茫然无知的人们探明应去的家园和归宿，使人类在向有限的生命灌注无限的意义的短暂过程中能接近全能、全知、全美、全善的神祇，在人类与无限的同在中获得上帝的拯救。

死亡的本体论意义即在于此：人类只有以死亡战胜生命的必然性和兴之所致的偶然性及永远无法知晓的神秘性为基点，重新观照生命的流程和走向，反省自己的存在，才能发现自身的黑暗，发现存在中可怖的罪恶、肮脏的污秽、阴暗的无聊、变态的灵魂，才能唤醒沉睡的生命意志，去追溯人类存在的基本情感和体验，于荒谬的生存中渴望永恒的真理、无限、正义……填补昙花一现的生命在一去不复返的影子里的叹息和遗憾。

柏拉图曾经说过，哲学根源于惊异，根源于头顶之上的星辰，太阳和天空的景象在人类心中的闪烁和随之而来的怀疑、恐惧、否定、被抛弃，人类被迫去进行智慧推究，由此产生了哲学，

这是诸神赐于人类的最大福音。同样,对死亡终极境况的不可知和对末日审判的恐惧怀疑及对生命那随心所欲的抛弃,也使人类在这个充满空前毁灭和难以推测其潜在性的时代产生了凝视自我生存、关怀终极意义、发问“我是什么,我忘了什么,我当做些什么”的兴趣和意向,从而不再在世界的陈规陋俗、无意义的平凡、空洞的忙碌中迷失心智和本性,使人类在所有的越轨、慌乱、罪恶、甚至乱伦的时空推演中不致于堕入深渊,避免了最初的根源完全湮灭在日常生活不可避免的纷乱中。在死亡意识的披靡下,人类重新获得自我意识和真善美的价值明晰性,提前预支临近死亡时人类对于生命的深层的欲望和深刻体验,以个体的身份赢得那可以作为他的各种决断基础的真实存在的显露和隐秘而又不确定的神性命令的诏谕,摆脱或超越一切瞬间的尘世存在,找回人类生活的一致性、连续性和失落的自我,毅然顽强地伫立于死亡的边缘,领略和把握生命的快感,让静穆的心灵释放出改变世界的空虚冷酷的原始能量。

正是在这意义上,死亡才和哲学一样被看成是上帝赐予人类的最大福音。

这样看来,鲁迅在地狱的入口处那株死风中的《野草》里所说的:“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腐朽,我对这腐朽有大欢喜,因此我知道它还非空虚。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就非故作惊人之语了。

○死亡之悲剧性审美超逾

对死亡本体论意义的注疏考证并不是要在荒野的坟墓补树几块残破的石碑,也不是要在已拱的墓木上增钉几根生锈的铁钉,而是要使死亡从日常世俗的颠染和掩缠中摆脱出来,抹去浮在死亡表面琐碎的尘埃,恢复死亡那原始图腾的尊严和远祖偶像的辉煌,使人类的大声吁求和黑夜漂泊在死亡的悲剧性审美中得以沉醉吟哦和超逾。

本来,生命和死亡的对垒,周而复始的繁荣与凋蔽,转瞬即逝的事实,智慧之路在人迹罕至处的延伸和断绝,这一切本身并没有什么颤栗觳觫的隐秘,也更构不成什么悲剧气氛,浑然具体的人类驱策力在这里与全然抽象的普遍律令相互冲突相互发展,无情的历史在这种花开花落的自然法则里麻木冷漠地歪斜着纵横。但是,一旦人类在全无依恃护卫的世界中意识到死亡对于生命那种不可一世的威慑性,一旦意识到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也无论我们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冥冥之中死神还是照样觊觎我们的灵魂摧毁我们的肉体,一旦意识到不管我们做什么或期望什么,只要我们被抛掷到这个世界及其一切不幸之中,死亡灭绝性的灾难还是会罹临到我们无遮掩的额头,悲剧气氛就出现了。然而死亡悲剧审美的呈露,仅此还不够,还需要悲剧气氛在悲剧主体身上臻于圆满,也就是说悲剧主体不仅饱受知其无可为的痛苦、崩溃和毁灭的折磨,而且是完全有意识地经受这种折磨,从而使悲剧担当者的灵魂在不屈地追问真理的性质,探询自己

的命运,挣扎着不沦于黑暗的漩涡这同步过程中被死神冷酷的双手所撕扯揉搓,并在主体强烈自我反抗中背负着死亡无情的镇压,表现出胜利和失败的意义。死亡之悲剧审美就是出现在这种清晰的死亡意识和顽强的挑战死亡的斗争中,出现在人类生命永恒的失败里,出现在人类追求真理的绝对意志里。人类也在死亡悲剧对人类在溃败中的伟大的量度和审美里,超逾了存在的限制,实现了通过超逾现实而挣脱现实悲剧结构的桎梏的渴望。

一言以蔽之,绝对而根本的悲剧意味着,明知道无论如何都只有死路一条,但还在毁灭和地狱的边缘全力迎战死亡尔后又被死亡所倾覆。

人类在必不可免的原始罪愆中的背死一战注定要失败的终极真理,使悲剧在悲剧主体的死亡中走向高潮,伴随着死神一步步的逼近和悲剧人物诀别时的独白,死亡悲剧审美最完满的展示了人类生命意志崇高而神圣的永恒峰巅。虽然,这对于人类来说,是过于的残酷和不公平,然而,死亡的悲剧审美却是使人类在至死不渝地表现生命担当死亡的过程中出乎意料获得净化和救赎的唯一捷径。雅斯贝尔斯在《悲剧的超越》中说:“人非上帝是他的渺小和坠毁的原因,但是,他能把人类的种种可能性推展到极限,并会明知故干地被它们所摧毁——这正是他伟大之所在。因此,我们从悲剧知识所学到的,实质上是:什么使人痛苦和失败,当他面对现实的时候,他承担起什么,又以何种态度或方式牺牲他的存在。”在另一处又说:“悲剧兀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展示出存在的恐怖方面,但这依然是人的存在,悲剧显露了它与

人性未经探查的背景之间的纠葛。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在人面临悲剧的时候,他同时将自己从中解脱出来。……崩溃和失败表露出事物的真实本性。生命的真实没有在失败中丧失,相反,它使自己完整而真切地感觉到没有超越就没有悲剧。即便在对神祇和命运的无望抗争中抵抗至死,也是超越的一种举动:它是朝向人类内在固有本质的运动,在遭逢毁灭时,它就会懂得这个本质是他与生俱来的。”正因为人类从一开始就被告知人类的一切都是有限的,甚至连对死亡的抵抗也是如此,死亡悲剧性的毁灭才不再是无意义的偶然,而是蕴涵了过去并救赎了过去的自身的复活,人类才在碎裂得袒露无遗的事物的毁灭中经验到被表现得明白显豁的基本实在,才在放纵和毁灭、冒险和噩运中超越了死亡的痛苦和恐怖,与基本实在契合为一。漫漫黑夜里的死亡悲剧为黎明晨曦的新生命超逾诞生和灵魂的净化解脱奠下了轮回审美的根基。

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认为悲剧的作用在于引起人们的怜悯与恐惧的感情,从而使这种感情得到净化和陶冶。而死亡恰恰使悲剧的这种功能臻于完美的顶峰,悲剧人物的死亡意识和对死亡的反抗后无奈死逝的结局,把悲剧气氛全然烘托出来,使人类的生命在空前惨烈的死亡痛苦和延宕的死亡蹂躏中,涤荡尽所有横亘于现实实存面前那碌碌无为和舒适安逸地打发日子的咄咄逼人的廉价的灵光,领受到包藏在现实世界全部真实行动和成就中的无法遁逃的罪恶和毁灭。如果悲剧中没有死亡的直接介入,而仅仅是出现了某种舛错的失败、意外的不幸,或者追求失败而非实效的、以及追求不必要灾难的情节,悲剧就不成为

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因为人们在这里寻不到灵魂重塑的痕迹和契机。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所有人的生命、活动、功业和勋绩最终都注定要遭逢毁灭。死亡、痛苦、疾病和失败也许会掩人耳目,但最后它们将吞蚀一切,现存状况的生命都是有限的。……生命会腐朽、会死亡,意识到这件事本身就是悲剧;每一次毁灭及导致毁灭的痛苦都来自一个统摄的基本实在。只有在悲剧知识了解到真理和德行的本质中存在着死亡毁灭性的冲突,并且这冲突必然是毫不留情地盘踞其间时,更为深刻而真实的悲剧才会产生。

死亡作为悲剧高峰的极致,让悲剧在死亡的崇拜里降下帷幕,不仅把悲剧的主体承受者生命的本质人格的尊严和从未被历史事件折断的人的骄傲发挥得畅然淋漓,而且也刺激和强化悲剧感应主体情感的深度和能量,使人类的生命、价值、信仰、理想诸类在这种双向交融中得以重新铸造和滤洗,泯灭人类劣根深处那轻薄的、毫无意义的丑陋和肮脏,从悲剧人物的死亡归宿里看到人生的根本意义看到生命无声无息地消耗在对于卑劣俗望永恒满足中的可笑与可悲。死亡否定了生命表现构成了悲剧的主题,悲剧的流淌和走向则又变奏了肯定生命本质的悲壮激情,使人类的灵魂在幻觉的溃毁中获得审美逾越获得净化和解脱。这,就是死亡悲剧的永恒魅力之所在。

悲剧主体以自己无辜的鲜血祭奠自己毕生的追求和理想,唤醒人类以生命的最终死亡证实生命的高贵并引发人类对许多忽视或困惑已久的问题那极度的心智挣扎和猜透渴求。悲剧的这种对于生命本质和生存意义的死亡探询,在人类的一开始就

已经显示了那颤人心魂的潜力,最引人注目的无过于是在反映人类为认识神祇寻求生存意义和正义的性质而进行的半仪式化的绝望奋斗里,那些古希腊的英雄们坦然走向死亡的悲剧真相。

古希腊英雄赫刺克勒斯在醒悟到死亡的神谕后,叫人把他背到俄忒山绝顶,命令人们把他安置在火葬堆上,在剧痛中极力请求朋友菲罗克忒斯从下面点燃柴火,在焚烧烈焰的升腾中完成了悲剧英雄的死亡使命。

阿耳戈斯军营中最聪慧的英雄帕拉墨得斯在得知被无辜地判处死刑时,他不想为自己申辩也没有去说明自己的纯洁,而是无畏地跳进无知的人们布置的死亡陷阱里。当第一阵石子将他打倒以后,他只是大声疾呼:“啊,阿耳戈斯人哟,你们将杀一只最纯洁最智慧、歌声最美的夜莺。”又是一阵石子向他的脑袋砸来,帕拉墨得斯兴奋地叫着“欢呼吧,真理,因为你死在我的前面。”然后就垂下脑袋死去了,以其在死亡来临的欢呼完美地展示了藐视死亡和超越死亡那不可战胜的英雄本色。

阿耳戈斯军营中另外一名最著名的英雄阿喀琉斯在得到神祇的死亡警告后,仍然毫不退缩进攻特洛亚人,一支箭从不可看见的云雾中钻出,咬住阿喀琉斯致命的脚踵,他像一座被人掘毁了石基的巨碑一样栽倒在地上。阿喀琉斯以他面对死亡的毫不犹豫在人类的成长史上写下了一曲最高贵和最永恒的英雄主义的颂歌,死亡也使阿喀琉斯本人蒙上了永不褪色的英雄灵光。

人类面对生存时最大无畏的勇敢需要由死亡来剪彩,人类品质的崇高和尊贵需要由死亡来揭示,人类本性中的一切真善美需要死亡临终的关怀才能流露,甚至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最